

满庭芳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14925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149258>.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第一部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Additional Tags:	发郊 - Freeform , 姬屋藏郊 - Freeform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17 Words: 4,533 Chapters: 1/1

满庭芳

by [minmin_suifengyuanqu](#)

Summary

本号为代发，原作指路老福特谢芷
(来自合宴烤雪老师的梗，特别喜欢于是写了)

冀州城下熊熊燃起的火焰，像极了姬发幼时于西岐秋祀时见到的凤凰。彼时凤凰做得栩栩如生，于高台振翅，而他坐在大哥伯邑考肩膀上，手中还握着一支掐金带彩的凤凰翎羽。大哥笑意温和，对姬发说：“凤凰是西岐的象征，你今日拿到凤凰翎羽，想来是被凤凰选中的人。父亲、母亲与我，都希望凤凰能保你无虞，健康，平安。”

可惜在顷刻之间便有数人殒命的战场上凤凰并未护佑他。姬发被流矢击落下马，身后的披风也被火舌卷噬，他不得不当机立断扔开了披风，四处寻找着能从殷商铁骑的战马与冀州城上的箭雨下逃离的通道。

周围的声音渐渐变成尖锐的鸣叫，震得姬发耳膜发疼。姬发捂住耳朵以期能够阻断这愈发刺耳的锐鸣，可是事情显然并不如他所愿。姬发恍恍惚惚，只觉得冀州城下的冰雪渐渐远离，再睁眼时，他已经去到了一个温暖却陌生的地方。

回过神来的姬发身上好像还有烈火焚身的灼热，可他身上并无火星，只有身上的盔甲上被烧黑的痕迹让他知道方才的一切并不是幻境。他当即转视四周，周围并无一人，可供他行去的路除了眼前的白石长阶已然无处。

姬发自下而上仰视石阶尽头，竟觉得和自己幼时仰望祭台的情形无比相似。按捺住心中丛生的疑窦，姬发踏上了石阶，朝着并不能从下直视见的石阶尽头走去。

越是向上，姬发心中越有不安。但他没有选择半途而废。直到走到尽头，他才知道自己的不安从何而来。

殿内陈设典丽，烛影摇摇，兽首香炉内青烟悠然升浮。上首略过丹墀便是王座，其后立凤

凰团纹仪仗，两侧分设凤首香炉，再以珠帘纱幕虚掩真容。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姬发透过纱幔珠帘，还是看见了于座上拥吻的人影。

姬发心脏一时狂跳，他入了魔似地一步步走上丹墀，指节因紧握而发白。而他还未有勇气拉开帘幕，珠帘已一阵碰撞从内掀开，姬发大惊失色，无意识地后撤两步，眼前的人竟长着一张和自己一样的脸！

只是比起自己一身狼狈，眼前的人虽衣冠略有不整，却仍气势逼人，只消看他一眼便让姬发从中感受到千军万马压境般的威压肃杀。冀州战场那般冰冷压抑，也不如眼前之人的一眼。

这样的压迫让姬发像碰见对手的狼，下意识回以怒视。

两人的对峙终于帘内另一人的出现。姬发看见他的脸时惊讶得几乎要说不出话来，因为那是他在质子营的挚友殷郊。

这时的殷郊一身赤色华服，于外袍衣尾精绣凤凰团纹，再饰以大片掐金带彩的凤凰翎羽。若是好好穿衣，如此华美庄重的衣袍定能使人端庄肃容，可是此时的殷郊衣衫半解，裙尾早已迤迳于地，而地上散落的凤冠与金钗也早让殷郊长发如泻，笼住肩颈。

红衣艳绝，黑发如墨，殷郊原本硬朗英俊的五官于烛火掩映下竟渐渐显出几分艳色来。

灯下看美人，美人颜如玉。

姬发惊艳地说不出话来，殊不知他这样迷恋的目光早已让武王没了耐心。他像珍宝被人窥伺的狼王，会咬断所有试图从他手中抢夺珍宝的人的脖颈。

武王只略一伸手便将殷郊再次掩于帘后，姬发由是终于回过神来，他与武王对视，咬牙切齿：“你对殷郊做了什么？还不放了他！”

武王闻言一声嗤笑，“孤的王后，你让孤放了他，凭什么？”

姬发再也忍不住，将自己满心不知缘由的烦躁与愤怒化作拳头向武王挥去。若是质子旅的兄弟，在他的拳头下可能已经败北，可武王并不是质子，他身经百战，从来不是留有余地的高手。如今的姬发在他看来太稚嫩，所以他抬手接住姬发的拳头，几下就将姬发反剪双手制于地面，让姬发不得动弹。

“放开我！”姬发大力地挣扎着，可是在武王手里他的挣扎显得无足轻重。

殷郊在见到姬发的第一眼便知道这是少年时与他在殷商质子旅共度八年的姬发。如今殷商早已灭亡，他自刑台斩首后，实在是许多年不曾再见到这样稚嫩鲜活的姬发。因此他不忍见姬发就这样被武王辖制，而是再一次掀帘望向武王，轻声道：“还请王上放过他，他还小，定然不是有意冲撞。”

这话拉偏架的意味实在浓厚，哪怕被袒护的那方是年少的自己，武王仍然心有醋意。他并不想杀了姬发，但也并不想姬发再莽撞坏他好事，因此他取殷郊方才情动时解下的腰带，一分为二，将姬发手脚都捆了个结实，扔在了距离王座不远处。

“小？我看不见得。他方才看你，分明喜欢的不行。”武王顾视殷郊，说的话能挤出醋来。可是姬发看见方才一派威严的武王在看向殷郊时的眼神骤然温和下来，其中缱绻意味让姬发本在挣扎的动作也随之一停。

“你将他绑那么紧，还将他放在这里，他当然心有不满。”殷郊略整衣裳，想要起身将姬发松绑，可他还未碰到姬发，便被武王揽腰一带，再次坐回了王座。

“王后倒真是心疼他。”武王的声音低沉，抬手转过了殷郊还在顾视姬发的脸，让殷郊眼中只有他一人，“可是孤记得，孤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已经与王后在梦中云雨……那真是极乐。”

姬发听见他的话一下便红了脸，而这时武王又望向他，明明隔着一层玉珠纱幔，姬发还是能感觉到武王玩味的目光。武王早已经看穿了他内心最隐秘的欲望。

殷郊还要说些什么，可是武王已经俯身再次吻他，将他的话化作了一声含糊的呻吟。隔着一层纱幕，姬发眼睁睁地看着武王将殷郊翻身，以指探入殷郊后穴，在其中抠挖戳刺，带出阵阵淫靡水声。而殷郊脖颈高高仰起，在武王手中塌下的腰线条流畅而妙曼。

活色生香。姬发心跳如鼓，欲闭眼平息，可是帐内情形太过香艳，窸窣窸窣的声音在姬发的感官里无限放大。努力良久，姬发还是在殷郊发出一声高亢的呻吟后猝然张开了眼，随即睁大了眼。他看见殷郊雌伏于武王身下，犹如野兽交媾般被武王挺腰操干。啪啪的水声不绝于耳，而殷郊的声音就是最好的催情剂。

殷郊的腰窄而精瘦，此时被武王握在手里不得挣脱。冰冷的王座贴上殷郊的手与殷郊颤颤巍巍立起的玉茎，一冷一热，磋磨着殷郊因为快感而变得极为敏感的神经。明明从交合的地方向全身弥漫着酸胀灼热，可是冰凉坚硬的王座还是让殷郊很快便颤抖着在武王身下缴了械。他后穴骤然缩紧，武王的声音也变得低沉嘶哑，冲撞地更加用力。

高高在上的王座成了君王与王后交欢的床榻，若是此刻有臣子在侧，二人必难逃昏君与祸水的骂名。可是此时并无臣子，以武王之威自然也无人敢再出言指摘。于是他们抵死缠绵，将一切世俗偏见统统抛诸脑后，将能束缚他们的大节大礼掷于丹墀之下，无暇回顾一眼。

芳花揉碎，玉山如倾。殿内浮动着的皆是暧昧淫靡的气息，连凤首香炉中燃起的兰麝香息都无法遮掩一二。

“啊……哈啊……”殷郊的呻吟浪叫刺激着姬发的耳膜，姬发只觉得下腹一阵热意升腾，那根肉器在他自觉可耻的情形下起了反应，而这时殷郊被禽得摇摇欲坠，竟以泣音哀求，“不……不行了……姬发……我要歇一会儿……”

武王脸上已有汗珠垂落，但他显然精力十足。在殷郊的哀求下武王只略停顿动作，使用自己肌肉结实的手臂将殷郊换了个姿势。体位的变化让殷郊坐在武王怀里，武王的凶器却随着姿势的变化在殷郊的肉壁中更进一步，殷郊被刺激得连叫都没叫出来，只能无助地仰着脖颈，嘴唇张大，无声地呻吟。

“殷郊，这王后冠服当真极适合你。”

武王的手抚过殷郊的脖颈、胸前，再握住殷郊因方才发泄过而疲软的玉茎。殷郊身上的赤色华服如今已经难以为继，在性爱中被武王和殷郊一同蹂躏得皱皱巴巴，唯有凤凰翎羽依然华彩闪烁，坠挂在殷郊身下，映衬得殷郊身上宛如镀上一层华光。

殷郊就像一只从天际坠落的玄鸟，被武王折断翅膀，再披上凤凰羽衣，沦为天子身下最华美的淫兽。

此时坐怀的姿势让殷郊被武王进得更深。青筋突突地顶弄着殷郊肉壁时突起的一点，让殷郊挺着腰想要逃离。当然避无可避。武王长驱直入，几乎要将囊袋都塞进殷郊体内，比之方才更加沉闷的声音将殷郊的呻吟都顶得破碎。

“唔……姬发……姬发……”殷郊被禽的失神，只能不停地喊着姬发的名字。他的玉茎在武王侍弄下又已经蓄势待发，而他的手紧紧抓着身下袍服，攥得骨节都泛白。这时他回首想看武王，武王便从善如流地吻住了殷郊因快感而微张的嘴唇，攻城略地，攫取殷郊无论是

口中还是身中的一切。

姬发被殷郊叫得下身硬的发疼，可他被一根腰带绑得不得动弹。那根腰带曾束住殷郊腰肢，姬发脑中一会儿是想象殷郊穿着王后冠服时端凝华重的雅正姿态，一会儿又是武王掐着殷郊的腰反复进出的靡艳水声，杂乱种种几乎要将姬发逼疯。他下身无法抒发，只剩粗重地喘息。

而武王在殷郊再次泄身后终于到了顶点，连续抽插数下后将精华留在了殷郊体内。殷郊已经没了力气，只能被武王支撑着放在王座之上。

武王缓缓抽身出来，殷郊的肉穴便流出了无法承接的精华雨露。武王将已经被殷郊的体液沾湿的王后冠服略拉至殷郊胸前，而后才整衣掀帘，好整以暇地看着手脚都已被绑、一身狼狈的姬发。

“王后对他格外看重，不知他是否堪得王后垂怜，做王后的入幕之宾？”

武王语气玩味，餍足的舒适让他方才的醋意消散了十之七八。此时殷郊还未从高潮的余韵中回过神来，但他还是对武王轻轻点了点头。

于是姬发人生头一次有了自己的性器被人含在口中的体验。殷郊神情迷乱，武王还在殷郊身后轻轻按揉方才殷郊跪趴时塌下的腰。方才被武王大力冲撞的腰此刻腰眼发麻，还要被武王一寸寸地揉压，直让殷郊觉得无比酥麻又无比舒爽。连带着刚刚被填满的肉穴都再次空虚起来，下腹一阵阵地发紧。

殷郊看不见，武王却已经看见了淫水大作的肉穴微微翕张着请君入内。方才性事中被操干外翻的媚肉水色润泽，实在是美颜不可方物。于是武王的手指缓慢地从殷郊的腰上下移，一点一点地滑到了后穴的入口。

探入后穴的手指被吸吮上来的嫩肉紧紧包围，可是手指终究不如武王的性器，对殷郊而言宛若隔靴搔痒，将他身体里的痒意和空虚放大了无数倍。可怜殷郊口中含着姬发勃起的肉器不得开口，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姬发尚未经人事，哪里受得了这刺激。他被解绑的手爽得发颤，但他还是轻轻拨开了殷郊额前的一缕乌发，放至殷郊耳后。殷郊面上有汗亦有泪痕，但是实在难掩床第之间的欲态美艳。姬发忍不住将性器送得更深了些，深喉下殷郊被逼得泪眼盈盈，口中流涎。

等姬发惊觉自己做了什么时他心中狂跳，连忙想要后退，可是性器被殷郊含于口中，他实在退无可退。他望着殷郊仍垂眸侍弄口中的性器，只觉头脑一阵迟疑恍惚，再反应过来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交代在殷郊口中，殷郊未曾含住的白浊顺着殷郊的唇角流下，可是殷郊再抬眸望他时，目光分明温和带笑。

殷郊拉过他的手，拉着他的手轻轻抚摸自己的脸，再让他抚摸自己的脖颈，尽管上面一痕血色，姬发想抽回手，殷郊仍是拉着他的手，滑过自己的胸前、小腹，再到两腿之间的玉茎。

这样的身体在质子旅时姬发见的次数并不少。可是从未如现在这样暧昧。

姬发几乎要溺死在殷郊含笑望他的目光中，但他同时又觉得心中疼痛难禁。殷郊是大商的王孙，在冀州战场上率质子旅冲锋何等意气风发。而他来到这里，居然与殷郊行此事，这何异于侮辱？

可是殷郊这样看他，并无惊怒，有的只是满心满眼的温柔爱意。

望着殷郊的眼神，姬发不知不觉间竟流下泪来。他为自己居然对殷郊怀有如此龌龊不洁的心思而感到羞愧，更对殷郊如今看他时的爱意感到心中一片酸软。

那些不曾被他直面的、潜藏在心底的朦胧情意，在质子营的漫长岁月里一点点被印在他心里，成了他对殷郊无条件的袒护与包容，成了他对殷商的向往与斗志，却从未被他有勇气称之为爱。

姬发慢慢地跪在殷郊面前，流着泪略仰首望着殷郊，除了以手拭泪，他无力发一语。

武王当然看见了姬发的眼泪。在殷郊亲手引导姬发探索他的身体时武王虽心中不虞却也曾伸手阻拦。如今看见姬发的眼泪，他好像看到了伐纣之前失去殷郊的自己，令他厌弃的、无能的自己。他一时沉默，并未对姬发的泪水多加置评。

殷郊并不知道姬发为何会在他面前流泪。他从未见少年时的姬发在他面前哭成如今模样，所以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抚他。他犹豫地望了一眼武王，正好对上了武王的目光。武王看着他时总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心疼意绪。

殷郊好像忽然明白了姬发为什么流泪。他坐在王座上，捧起姬发的脸，附身一点点吻着姬发的脸，再吻至他的唇。他在姬发眼里看见了有别于武王但同样的心疼，这让他吻住姬发的唇时感到苦涩。那点苦涩其实并不会影响，但是一点点地蔓延进心里时，他还是有了几分怅惘。

赤色华服终于彻底离开了殷郊的身体。武王与殷郊在满室的烛影摇红里再次共赴极乐。殷郊只在最后一刻回望姬发一眼，再睁眼时，姬发便已回到了冀州战场。

他身前是为他挡箭而死的质子兄弟，手中是一支掐金带彩的凤凰翎羽。只是此时这根翎羽黯淡无光，在姬发望见它时便已经化作齏粉四散无踪。

远处殷郊的呼喊声渐近前来，姬发仰首望着马上虽尘灰满面却仍意气风发的殷郊，只觉梦中一切尽皆远离。而他握住殷郊的手，被殷郊拉至马上，回到了攻打冀州的殷商营地。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